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七七回 狄元紹墜石致身亡 錢星仲解糧謀剋扣

話說鄭伯龍他本是玉山防營主將兼理剿匪營之事，他卻有防土之責，到了□四夜分，因兵匪在境，不敢偷安，便青衣小帽，帶了兩名健勇出外巡防。走到南門城外，忽然碰著二□多歲一個小伙子，慌慌張張直向南，穿了一件短衣，那種形像，既不是農民，又不是工人，卻較一班流氓青皮也不同路。鄭伯龍心生一計，便向兩個健勇說道：「你們著一人追過那少年人前面，一人緊步他後面，我便大聲喊一聲『抓小西天兵匪』，那人見喊，如停注腳不走，這就是個好人，不必捉他；若還是照常前走，也不必捉他；假如他一聽我喊，他加倍著了忙，一定就不是好人，你們便上前抓住。」兩名健勇就依著鄭伯龍的話趕快奔上，一前一後將那人夾住。鄭伯龍遠遠的便大喊一聲，那人果然沒命似的逃走。健勇知道可疑，便上前抓住拖了就走，那人直嚇得面無人色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一直帶進防營，鄭伯龍著人把他身邊一搜，搜出一面腰牌，上有「工匠營陸小虎」六個大字。鄭伯龍知他小西天賊匪是實，便問道：「你就叫陸小虎麼？」那人抖抖的道：「小人就叫陸小虎。」鄭伯龍道：「你此時匆匆的到那處於勾當，可從實說來，本府開活於你。」陸小虎道：「小人本是工匠營的工兵。只因一黑時刻，有一小兵由地道出黃泥岡有事，不料走到石梯，見上面不曾到頭就蓋了石板，知道頭兩層被人損壞，那兵隨即走回，稟明寨主。這事本派梁將軍管理，那知事有定數，狄寨主卻因酒後，他帶了四名御隊，跟那小兵直進地道，爬上石梯。小兵指著道：『我主請看，向例不是那頭一段石梯，共計八層才到石板嗎？此刻第六層就是石板，一定上兩層已被人破壞，機器落下，那第三層石梯旁躡過來，變做石板了。』狄寨主該因要死，便向小兵說道：『你且把機件扭一扭何如？』那知就這一扭，石板機關一鬆，突然一個六六尺長、幾千斤的石頭菩薩直衝打下，將那六□四層石梯連接的機關一起衝壞。狄寨主同那一個小兵站得頂高，打得最重，可憐只剩得兩塊肉餅，也不曉得那處是頭，那處是腳，聽說一顆大肉頭，已打了縮到肚皮裡去了。其餘那四名御隊，他們幸虧站得很遠，見得上面打下，便尿滾屁流的逃走，還被打死兩個，一個腿子打傷，一點損傷沒有、完全出來的只剩得一個。所以國妹狄小霞查點清楚，便著小人到黃泥岡探看外面情形，當怎樣動工修理，想什麼主意先將河口彌縫，休得被人看出破綻。」

鄭伯龍道：「據你這樣說，你家狄寨主已經死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不舛。」鄭伯龍道：「寨主既死，此時小西天一應事件那個管理呢？」那人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這小西天是狄元紹做寨主，其實一點一滴事都做不得主，皆是國妹狄小霞作政。就如前日聽說宋營裡有位楊將軍，同一個姓菊的小伙子過來探聽軍情，卻被水上機關捉住。解上大帳，狄元紹當時就著推出去斬訖來報，殿前校尉暫時就將二人推出，委實大刀已架在項下。那知國妹走出，查點狄元紹自行作主，就在帳上當著大眾，把狄元紹拘長龜短，罵出一個一百二□四樣，反轉拿了一支令箭，將二位宋將赦回，如今收在石牢裡面。你老爺想一想，這狄寨主可是有他不多、無他不少了？」鄭伯龍得了這堂口供，隨即著了幾名小將將他看守，候到天明，便連忙帶了陸小虎到了大營。見了張欽差，故作驚人語，便可憂可喜先說了一句渾籠話，然後才將拿住陸小虎說了一個終場。這時把一個周信歡喜不過，暗道：不料這一個翁老頭子乾出這一件大功！張欽差隨將功勞簿查出，上了周信的頭功，然後又將陸小虎問了一遍，見與鄭伯龍所稟無異，便著帶到後營，同金長髮押在一處。

發落已定，張欽差第一因營中只剩得一日之糧，委實憂愁不過，就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方今軍情這樣急切，濟公聖僧不知在什麼地方？楊將軍又陷在賊營，本帥直即是孤掌難鳴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鄭伯龍聽說，便又進前稟道：「大師勿憂，末將聽說濟公聖僧在玉山縣辦理葉少文家一案，還未結局，多分聖僧此時定在趙知縣那處呢。」張欽差聽說，真個喜出望外，連忙親筆下了一個札子，喚過一個軍官，投到玉山知縣趙大京。恰巧這時濟公才由雷音寺將呂岳一件大事辦完，進了縣署，又將葉大魁、葉名救活，可算首尾已清。趙知縣正然招呼吃酒，忽奉到張欽差的公事，曉得軍情緊急，將原來的札子送到濟公面前。濟公打發來人先走，忙向趙知縣道：「俺已四日四夜沒有酒吃了，這件事比他軍務加倍要緊，快些喊酒來吃。」趙知縣一面叫廚下辦酒，一面又說道：「適才聖僧吩咐著在下送糧餉赴營，聖僧就請滿飲一杯，恕在下不陪了。」濟公見說，哈哈的便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虧你記得，俺倒忘煞了！」

就這說話的時候，廚子已將酒菜送到。趙知縣隨即傳進差門的爺們，照會道：「你趕快傳知夫頭，著他僱一百名挑夫，籬擔要全，著他們到老西河順大昌糧食行，有六千擔軍米挑送張欽差大營，不可有誤。」又著貼身的親隨，到前面把帳房裡一位錢師爺請來，道：「兄弟有一事奉煩，只因葉少文有六千擔米，存在順大昌糧食行裡，如今葉王氏已將行票送來，情願如數助剿匪營軍餉，此時就要解送大營。兄弟因另外有銀款要親自解往，不得分身，意欲相煩老夫子到順大昌去一趟，將斗斛米色過一過日，飭令該行如數解送大營。」

但是這一位帳房姓錢名星仲，就是臨安的人，他家本是世傳作幕。他因趙大京是個下賤的出身，以為這樣東家容易舞弊，自從到任以來，他沒一事不想剋扣，人便代他起了一個綽號，叫做「錢串子」。當下錢串子聽見趙知縣委他去解軍糧，以為是一件上好的利息，心中想道：「民間屯米都是上白頂■，軍糧大率都是糙子，大約有二八的賺頭；獨有斗斜一層，也要想個方法。」就此便對趙知縣道：「這些小事，你老只管放心。但是卻有一層，玉山縣通行的斗斛，名叫二八斛，若照軍營裡官斛比較，可算八斗二升就是一石。這六千百米，照官斛上倉實數，只有四千八百擔米。教晚須要先行稟明，免致事後多多少少，不知誰是誰非。」趙知縣見說，大笑道：「老夫子說話兄弟相信得過，可請放心。」說罷，便匆匆的走進上房，把帳箱裡面的護書取出，預備將那六千石的行票檢點，交錢師爺帶去發米。那知護書裡找來找去，卻然並無此物；及之再把銀箱裡的銀子一看，也是只剩了一隻空箱。不知那銀子同行票竟何處去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